昌谷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洪　恒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昌谷集卷十一　　　　宋　曹彦約　撰

劄子

上建康留守舍侍郎劄子

某讀揚子書至齊魯大臣一事所謂仲尼開迹將自用數年而從入者未嘗不慨然起歎竊以為自昔有天下事之君子往往耕釣版築而不改其度秉田委吏而不辭其用則必本之以學問參之以事勢規模

定於已而議論不能雜人才出於已而邪說不能亂財計得以自用官屬得以自辟封章晝上俞音暮降其機始於得君而其事敢於自信其初本以行志而其效卒不誣於天下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不可掩者不如是不用於斯世無憾也去古既遠諸葛亮王猛之徒覇者之佐猶有此意一旦得用如取諸其囊而探諸其室夫是以料民而民不怨役兵而兵不懟將在軍而不從中御師有功而不畏讒慝明效大驗光青史而服有識職此

由也夫强語者無味强笑者無歡强食者累其脾强飲
者反其胃天下之事莫大於心知其不可而强為之力
有所不可而强任之苟且徇目前之情而不深慮夫後
日之禍及夫利害之已迫而事變之已至則憸人佞夫
將以是譏我端人正士將以是望我委曲於一線之溜
而獨昂昂然任滔天之責恐非智力之所能辦而辯說
之所能釋也當今外備有形內治方殷廟堂之地黃散
無權勢要之門府史執命淮帥幕府稍稍汰去邊郡守

臣紛紛內徙去年招補禁旅隨復中變近日參計國用未有著效驕卒已橫債帥未改廟謨雄斷未定於九重之上而放辭橫議交鬬於對境之間中外寒心以人望為重設使仲尼開迹將守道而自用耶抑將委已從人和其光而同其塵耶如守道而自用則先後緩急之宜必有詳於今日者如委已而從人適恐無益而有害也仰惟出處有度國是所歸施設有經公論所屬仲尼開迹之責固已無望於泛然者矣求所以處乎此必非常

人所測識者進見雖晩顧承學馬蒙許可而教之幸甚

荅安撫史侍郎劄子

二十六日方具稟劄令早傳中又領真翰跪誦感激區區此來知無益於公家帥管以台諭諄復每事通情商議觀其區處自有條理不待愚者之慮矣設有所見豈敢自外也永興賊不趨郴桂而趨耒陽誠無能為者今世忠洞丁禦其前許馬統領邀其後事勢甚順已丁寧許統領謹審恐有可破之理此賊若破則前後固壘自

守未敢便出此賊不破必有覬覦而起者所關甚大也
義丁口券一節豈敢吝而不與但數日在此備見情偽
所謂願効死力者其人極少而泛濫要求者其人極多
若謂三五十輩為官軍鄉導則有之矣如云數千為犀
甃處行列與賊對壘大戰決無此事蓋統率千人亦必
有千人之英而後能也又況本司所謂錢物皆是取之
諸郡總一道而言之使府實歸其七似閩倅廳等處已
有漸築底者若一日而增數千則過於見屯大軍之費

恐乏供之罪不在二月末矣所幸許統領已在前路此
輩又多願從之已移書許君令其審覆擇其可用者即
保明給與非許君所保明即不與也如此則庶幾實效
矣更乞台旨約使司使府兩司官屬通融議之若後手
可以那趲却又委曲放寬也本司所乞截撥總所及常
平錢物今總所常平司又各取朝旨不許截撥亦緣各
司亦有利害事皆緊急憲司却乞截撥本司五千緡就
衡州支兑矣極可深慮所以詳複申稟伏乞台照

投所業與提刑孫司業劄子

某仰惟使者建臺之初首薦二名士以聳善類之聽削諸縣苛賦以紓遠民之急決九郡滯囚以當明天子之意謙不自居則又寘搜賢能博採利害期盡乎古者咨詢之職以究觀乎列郡意嚮之所趨甚盛甚美某於數百里間剽聞觀風之新政不翅覽元道州舂陵之作下唐數百載後復有參錯天下如斯人者出焉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也寡見無似難偶數奇生於江左之下

邑不得奉先生書策琴瑟以盡摳衣之義官於桂水之偏壘不得陪縣令弩矢先驅以展望塵之拜幸而籍在書生又不托諸筆硯以求正於執事是自棄也公道不振久矣曩時士大夫秉節秉軺無復以賢能利害為己任寄耳目於權要之家而仗爪牙於掊克之手風俗陵遲日至於敗然而公論之所不屬也今以天子爭臣之忠而負國子先生之望先聲所至固已任天下盛名之責而其風聲氣習又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於斯時也得

無言而遂已耶其為獄掾最不可有聞於時平反以取名不若相忘於不濫發擿以要譽不若相期於不擾且又斯民生殺之所繫不敢有私情也少而卑賤遊學於四方言語拙訥不足以發其意而獨於綴緝陳言有不能自已者嘗試吏於東南得近於民事有江東賑濟等說參選叩政府有上時相書官居退食有樂府等雜擬輒繕寫一冊以溷崇聽非敢求知也異時臯事之外萬一備使者採擇非惟可以賛原隰之末議亦庶幾乎綏

急之繁使耳其志如此其文則末也伏乞台照

辭免權戶部侍郎上丞相劄子

某近者初九日伏准省劄叨除棘卿超踰過分已極震恐嘗於初十日具狀辭免并以稟劄布露心腹矣計程未徹鈞聽十六日又准省劄乃有小司徒之命驚駭惶惑不知所云本朝典故未有無朝蹟一日經登法從者異恩如此仰見大丞相有意器使之也然而伏自惟念人才互有短長時事各有難易平生有志事功固不敢

偷安苟祿然以區區之愚慮度今日之事體有其等常才之所可任者亦有排難解紛非英雄豪傑不可以應變者萬一所使令之事非譾才之所能任必將有負造化坐致罪愆則今日之所以提而拔之適所以招致煩言得罪於公論也情實迫切不敢不告欲望敷奏收還成命容某以知隆興府本職赴闕奏事因得進拜光範自叙其所能所不能然後伏聽處分誠為未晚須至申稟者

再具辭免上丞相劄子

某藐焉孤蹤無蚍蜉蟻子之援大丞相不知其不可而欲以豹尾班處之起州縣塵埃間假途卿月徑登禁路可謂脫曠古之拘攣創一朝之典故隆天厚地不足以喻其德施矣揆之私情誠有所不安訪諸公論猶有所未穩誠以官清骨俗地聳望輕欲宣力四方而精力已憊欲裨贊國論而學問有歉大丞相雖欲一力庇之而好事者易以衆口鑠之既已食其祿恐不得以辭其責

也比者再具辭免皆出誠實非尋常文具之比言語拙訥不足以動造化之聽用敢不避再三復申前悃況以蒲柳之質本自早衰今崦嵫已廹尤更疲苶若於煩言未至之先施以人欲必從之恵則是始疑其可而欲用之終知其不可而遂已之雖簞食瓢飲霑膏澤於衡茅之下首尾造化其敢弭忘須至申禀者

上宣撫宇文尚書劄子

某嘗謂策邊事於丙寅之歲則言難而行易策邊事於

丁卯之夏則言易而行難言與行相本末也難與易曷相反哉治天下之病莫急於未病而先知莫緩於已病而乍止譬如痁瘧之方作而五臟六腑先見其害心忪而易動情怳忽而不一一食之頃嘔逆並至一息之間驚魘頻作診其脉則乍顯乍伏察其狀則或慘或舒不特扁鵲倉公知其欲病稍識疾痛固已知其病之必至矣當是時而獻以方書投以藥劑將苦口瞑眩有所不計惟恐其聞之晚也及其增寒之後繼以壯熱汗浹

之後繼以安卧煩躁不干於其心勞勣不關於其體幸平旦之未作而取快於人定鷄鳴之時雖有扁鵲倉公不足以施其技矣二年之邊事正大類此去春初拜宣威舉天下知其事之可畏講和以來六七十年間辛巳以後亦駸駸乎五十歲矣士大夫不見兵革邊將帥不識兵事敵中之虛實難辨而中原之向背難測及夫唐鄧一戰兵敗將死啓敵人之驕心挫我軍之鋭氣聖人避殿減膳坐薪忍恥廟堂喈舌自咎吐哺下賢於是招

軍之奏易上而辟容之書易報其人言某甲可將即與
之兵某人言某士有才即秩其禄器械之少者得以科
撥錢物之少者得以給降或言某關可守不以為欺或
言某郡可屯不以為誤發諸道寄招之軍復起禁軍發
廣東海道水軍復起忠義軍上而宣司招司之所施行
次而安撫制置節制之所禀請下至於一郡一將有所
獻議莫不報以庚牌傳以黑匣則言雖而行易策邊事
於丙寅之歲無足疑者此則痞癧之欲作而知其病之

必至矣輾轉而思反覆而慮晝不安於其坐夜不安於其席既而敵人果來不逃所料自冬徂春諸藥並試寒熱既退推究病根則解圍之後宜邊事之當策也始慮敵人伐我之交必以關外為釁今事已别白知其手足之已露矣始慮敵人擣我之虛必以襄漢為急今事已顯煥知其技之止此矣敵無角弩神臂弓之制始慮其得我長技也今已用之於德安知非所便矣敵無樓船戰艦之利始慮其得我水工也今應城雲夢之人教之

盡術知非所長矣使在我者稍有素備則此等兔強皆有時而自困利害所關未必在此今日之患莫大於不素備而幸敵之不至不素備而幸敵之不至設有狗盜鼠竊猶將畏之而況於莫大之强敵深於隙而稔於怨哉古人以城衛兵以兵援城遠近内外皆有次第急而築城重外乃固急而戍兵重内乃安二者相須不可闕一襄漢者吳蜀之要領環數千里之地而守之者也列城不數十不足以相保戍兵不二十萬不足以迎敵今

所謂城特襄陽德安與郢州耳今所謂兵特傳聞襄陽
有二三萬耳去年我失樊城我失神馬坡敵得以圍襄
陽我失棗陽我失信陽敵得以圍德安我守襄陽敵雖
破荆門終不敢攻江陵我守德安敵雖破復州終不敢
窺鄂渚此則有城之已驗者也今不築棗陽不足以守
隨州守隨州而德安安矣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
德安而黄州安矣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
襄陽而光化安矣縱未能列城數十獨不能於此四者

而急先之乎去年敵圍德安一百一十餘日而救兵不至德安之不亾幸也非計也敵圍襄陽一百餘日而救兵不至襄陽之不亡幸也非勝也此則無兵之已驗者也今江陵無二萬不足以守襄陽德安無二萬不足以守隨州守信陽鄂渚無三萬不足以援江陵援德安縱未能戍兵二十萬獨不能於此三者而急先之乎敵圍兩大城曠日不去謂兩城之不足相倚也圍一郢州輙數日自解恐三城之相近也宜築城之不當䟽也我敗

於唐鄧敵不敢來我分兵戍守敵如破竹宜戍兵之不當散也今郢州城外盡為丘墟孤城屹立不得如前日之壯襄陽德安士民多為敵用山川蹊徑不復如前日之險彼已之事可無遺策於丁卯之夏矣然而恐其難行者則以近事之可卜也古者和戎不一而足非可以一律也强弱本不相侔晉魏絳之納無終子是也兩强不能相下漢婁敬之議冒頓是也彼亂而欲吾庇之漢元帝之朝呼韓邪是也彼弱而恐吾襲之唐太宗之盟

頡利是也其至也有因其成也有漸然而未有如金人之黠者昔阿古達與烏竒邁嘗請盟矣燕雲之議方定而郭藥師之叛已納三鎮之割方約而斡喇布之師又至其後紹興之時盖嘗復請盟矣今年歸我河南至明年而復奪之明年伐我淮西又明年乃成和議蠢爾敵人玩我於股掌之間果其師老而欲休財匱而欲困亦必虛詞以動我厚賂以要我垂成而故為不成欲已而若不可已安能保於一兩月之間而必於防秋之不設

備哉今兩道事權倚重宣威六路轉餉倚重王人正官權官施設不一江陵鄂渚位置無常擢用而來密若加膝揮斥而去峻若墜淵交承之際無所統屬諸郡關報無所赴愬近者旌纛未來爭麥有警邊郡閉城流離載道徼幸無事又復安堵設有不測誰執其咎則廟堂處分不得如去年之銳矣去年舊兵所餘無幾収拾瘡痍十無一二江西湖南禁軍粗張聲勢忽復散遣誰與為守廣東水軍足以為江面之重在道數月乃始得至似

閒以折洗為名亦復遣歸彌望千里戍兵不設則襄漢之間又不得如去年之備矣邊事未起豐稔連歲朝旨之所特降諸臺之所宣力和糴米料為數浩瀚其後唐州城下與神馬坡樊城之間焚燒陷沒不可勝計既而兩郡被圍游騎剽掠富家大室儲蓄畧盡米斗千錢公私俱困未聞增一綱運捐一倉廩則邊城儲峙又不得如去年之實矣去年宣威初來錢數鉅萬助以蘇氏之金其數不少既而軍額有限無大調發解圍之後未大

支犒得於傳聞尚不足用萬一朝廷未知仰給取辦則
錢楮金帛又不得如去年之數矣立薛辛楊夙有時望
門下行輩人物縱或未能立見成效其愛惜士類猶足
以鼓動流俗今鐫降斥逐惟恐不力設有緩急難可驟
至晚生後進未易比擬則應用人物又與去年不相似
今歲之事其急如此而人情事意殊覺迂緩士大夫不
信書傳不究本末方且貽書往還問和議濟否苟目前
之幸安而不思姦詐之必至正如痁瘧得汗少寛半日

而酒炙勞問佐以歌舞元氣銷鑠曽不介意此則幺麽
之所深憂恐其言之易而行之難也夫未病治病謂之
良醫先患慮患謂之君子天未雨而徹桑土日短至而
薄滋味辨之早而謀之審其於起死也必矣宗周之蠢
蠢本不及發而發則憂之恐其及已襄漢之岌岌則古
沔當其要害其為及已非泛然云云者故未見顏色不
暇有所擇而言欲加之罪亦其分也仰乞台照
上宇文宣撫論置司鄂州劄子

其嘗謂荆襄之勢以鄂渚為腹心以江陵徳安為兩臂其餘皆是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中興經理荆襄最有次第宣威建府鄂渚諸軍都統制在焉大帥建府江陵諸軍副都統制在焉别將重戍徳安用為肘腋又别將重戍襄州用為門戶如腹心使臂如臂使指儼有端緒不可踰越其後副都統出戍襄陽因留不歸古人謀畫漸見差誤去歲用兵之初本非有更革也志在攻取其勢只得臨邊故襄州既有都統又有副都統

既有招撫司又有宣撫司忠勇軍總管故大將重兵聚
襄州一處宣司雖在鄂渚徒擁虛名臂指之不見用實
自此始既而宣威改除當江陵危困之日旌纛不移兩
司並建此特一時權宜之事非所以為久計也今歲之
事愚不知朝廷之意將何所向也設或不顧腹心輕動
臂指都統制出唐州向商華副都統制出鄧州取汴洛
則宣司當在江陵招司當在襄州因事制宜無可言者
若欲成十全之功順腹心臂指之體則宣司不當兼江

陵都副統制不當在襄州事理明甚牢不可破某念此久矣屬事有掣肘會無投機因循至今未敢輕發往者築城戍兵之慮粗見大槩兩日以來傳聞載道或言襄州謀帥指日起發或言招司賜環便當結局已謀軍帥甚慰人望如此等事雖未可盡信則乘勢改紘不可謂無其隙也紹興舊制是中興已試之效內外次第便當盡復若謂事體重大非一日可變則稍稍轉移亦足以通徹脉絡都統制既在襄州則副都統制當在江陵兩

路之大帥在焉皆當節制其兵而鄂渚乃宣威之府不當輕動左可以援江陵右可以援德安兩臂既定則襄陽隨棗皆有聲援招宣効三萬人以壯軍聲簡鄂渚在寨諸軍以教新募立紀律以重宣司之令舉滯淹以洗諸軍之習時事已急庶乎其猶可也若欲經理鄂渚又帥江陵以小朝廷之任而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於腹心臂指亦有不順愚雖不敏未見其可犯分僭言伏楮震栗

答郴州潘守劄子

伏蒙誨劄分項見教數事深荷不鄙王世賢之行可謂誤矣本謀只權縣事何至便入七甲此事關招安討捕利害未經本司商量難以徑遣今既失策不知以何計取之驕小寇沮義士莫甚此舉拘一知縣未了又使拘一知縣耶有後著可以處此却望飛報江西事任其所為此中與之無統攝力既不足以制之不若各自理會若欲張虛聲嫁禍於人儘說得去若必先强兵足食然

後議事則謹固封守自是藩臣之事何與於鄰國哉只
如七甲之或强或弱何探聞不明之甚如此既不知已
又不知彼宜乎聞其弱而輕動聞其强而畏縮也寇欲
擊高宜寨以沈牢之勸而免此則右沈牢者曲為之説
彼何嘗不擊高宜寨偶不能勝設使關報方至而高宜
寨已破豈不可笑計統領初至使府人皆恐之幾不免
焉今乃譽之太過輕重不等前日東津少少安靜黄帥
管即檄其入攸聞桂陽有警復奔馳以歸李司法暫駐

東津亦以桂陽事狼狽入城輕動兵衆聞使府之命又分其半以往若使他人為此舉使吾輩旁觀竊議當作何等此三君號一路曉事者技止如此豈循習之久未能免俗耶將志大計踈未能有定力耶暫攝帥事預為寒心方將與諸丈協力痛革此弊更望與李司法評之自今以往更合作如何區處乘便更示一報事關一體不復委曲其辭以悦聽聞切望矜察

與郭統制劄子

昨作書欲相勉歸屯鄜洣及承惠字與鄙意合甚幸甚
幸但自此却須下了硬寨别思所以為計蓋冬寒在近
恐軍人難過寧可做了久計却别理會若有機會可乘
便自向前立功若無機會且只安住無害不可日復一
日易得因循也在鄜洣久住却多方訪問路徑别思進
討之計如排槍嶺及霞陽等處皆當一一詳問鄉導又
聞排槍嶺左首近水處别有一條小路却須渡江不知
通得馬騎否更問此處如何此中亦一面訪問青要路

徑若得前峒事緒稍定自然合力叚忠臣切須保護要
十分安穩昨日承見諭雖已報去尚一夜睡不得恐關
防不密被軍人陵逼或饑餓成病則誤大事蓋前日喚
出乃是親到行司豈可輕信外議使行司失信也向馮
統制兵無紀律縱所部妄殺項廷佐而史侍郎不問從
此時無軍律直到今日所以峒賊招降之後又復驚疑
皆被此等誤了國事所貴乎用兵者以當陣殺賊為威
若殺一拘縶之人是喪威也千萬體認加意如彼中無

著處差人送來此間亦好然須責所差人軍令狀路上
照顧他也用兵須貴信義不可遑忽所以不免疊次奉
聞惟勝而不驕敗而不忿乃可成功伏幸照察

與郭統制劄子

兩辱惠書諭及措置事宜甚荷留念勝敗自古有之但能
整軍而回又措置向前工夫方得主將之體所說事宜
謹在下懐但前日不合張皇多日遂致賊人守險今且
密為此計事事備辦容此中揀一好日臨時却得報去

若道聲要去便請上馬所謂兵貴神速也更有一說主將之體所謂賞罰分明者非特犒與科決也須是當招當捕之人明辨是非乃是大賞大罰似聞前日守險不干李如松事且宜子細萬一錯了却是誤賺招降後來衆人不肯相信合差人問李如松前日守險果是何人若所說有理宜加優賞若所說不通便見情偽兵法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前日幾乎錯殺一夫幸而意轉兵

法所謂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也惟統制知兵之深故得盡情千萬加意

答贑州陳守劄子

其積平生尊敬之誠願望一見及今官僚既接尚未有晤對之日豈非天也誤恩濫及震惕無地已上三免章期於得請長者以為可教不作世俗苟禮而以時務警策之辱知深矣壯年稍知讀書亦如來諭所云懼身值此事妄意有志期世既而薦更險阻無片善寸長可以觧紛特以

專城為職義難避禍奉命討賊義難中輟如此而已羣賢過計或謂其可應時須則不然也古者志同道合然後使之受任公以服人不以勢位為樂乃其宜也今聖上恭默委政大臣接納有限旁蹊曲徑株連根結設有文武吉甫尚無孝友張仲為之道達況疎遠愚戇夙多怨仇廟堂憐其久次而驟遷之耳非始疑而終信之也衆建英雄而少其力誠是今日急務此輩知侯景慕容垂之徒亦須將之者有智謀有權勢有事力乃肯聽命若孤立一書生此身

猶在人掌握縱使得行其志可保三二年不遷去否縱使立為定議可保廟堂之上常得如今日否中興政府議立鎮撫使頗有衆建之意尚且惑於異議隨即中輟細思今日事體只可小州下縣絲毫及物如熙豐諸賢行青苗助役時乃合乘田委吏稟度官愈高則愈見掣肘事愈深則愈難責效也徽高論不足以發此狂言近傳遊魂西徙邊瑣稍緩蜀潰卒刼餉臺逐制閫據遂寧而居之尚未授首此豈小變辱下問不敢不告伏乞台照

答都昌汪宰劄子

梓里偷安方託弦歌之化松堦候對忽傳綸綍之言不勝踧踖等之纔已上循墻之避敢圖盛德既以好音恭惟某官問學家聲慈祥政術愛民和氣發陽豔於春花及物餘功節青陽於斵木乃以齒牙之論推之言語之科俾續食於洛京更聮班於克閫而某方茲揣分寧敢貪榮俯傴免章恐無嫌於反汗勤拳謝牘徒有歛於撝詞謹具蕪章稟謝萬一伏乞台照

辭免內祠侍讀上丞相劄子

其僭躐申禀其出處微蹤自大丞相一力提挈至此夫復何說念其乞去真實委曲區處峻陞美職密消物論可謂極其造化矣有請而不已則近乎瀆有懷而不吐則謂之隱與其隱於知己之前則寧瀆於坱圠之地也疾病沈綿筋力不支自春徂秋懇懇乞閑者十數矣當暑月免朝參之時又經筵免晚講之際一月之內不過一再入侍而已如此儌幸或可勉强支吾竊慮九月以

後寒氣漸加衰病之人不堪衝冒日參既不可廢進讀
又復頻數放免之後復為此請其為繁褻益又甚焉矧
以雜學士職名久無此例越次而得終不遑安用是再
具公牘乞賜敷奏俯從愚請放歸田里若欲稍加粉飾
只得次對中畧畧進步雖是過分其敢復辭省狀復以
申納甚媿犯分俯伏俟命不能自恕尚丐矜體

為黄子度丐祠禄上廟堂公劄子

某等僣躐犯分輙有申禀故廣西運判太府黄寺丞灝

實學粹德為朱文公所敬又受知於趙忠定薦引入朝
再轉為丞持節浙右適黨論欲作之時因對移平江韓
監務得罪權臣首遭鐫斥投閑十年起廢未幾不幸早
歿不及見更化之盛二子雖在仕路沈溺選坑其長子
抗昨任淮西總所幹官奉母就禄無故而逝士論所惜
親老子弱無人任其後事其弟括任建昌軍録參聞其
兄訃任責扶護偶不知急難之法失於引用而州郡又
以獄官不肯給假窘於無策遂申乞致仕以決其行已

據本軍備坐所乞保明批書印紙放令離任訖見具申
奏其與之同鄉而居目睹其事雖知其人已無仕進之
意尚念黃寺丞明德如此其後湮微黃録參年方五十
三歲恬於名利今士大夫間誰肯如此顧選人未有六
考無故掛冠則官不及陞朝恩不及榮親從其所欲無以
勸善仰惟朝廷愛惜善類如護元氣儻蒙造化轉移之
力於建昌申奏文字到省之時特降指揮且與黃其祠
禄一次俟將來任滿仍舊參注差遣可以養母可以葬

兄異時考第及格不敢更望榮進但得光及泉壤亦人子顯揚一事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某等區區愛賢之心不能自已輒敢不度分守干冒崇嚴不勝震栗俟命之至

上丞相論都城火災劄子

某初九日遣吏入都城嘗拜書光範時未得回禄之報也十二日道路所傳頗駭聽聞十四日走卒過縣言其事頗為詳審以為自二十八日入夜至於初二日之旦自

箭橋門之西以至張循王府之東自玉牒所之北以至北闕之南數路俱發不可撲滅老幼踐死不可勝計大槩吏卒之言易得簧鼓道聽塗說難以深信萬一有之亦不可謂小變也大丞相國公當軸日久收拾門下士不為不多平日之所親信與近日之所薦召亦嘗有以藥石之言告於門下者乎國有大變君相焦勞僻在下邑不得知朝廷之政邸報所至率多稽緩竊意救災事體必須聖上避殿出次乘緩減膳下罪已之詔赦畿甸

之罪特不知大臣去就已作如何定議矣常人之論正當出闕待罪免冠乞骸可以正朝廷之典故可以答萬姓之怨懟然此特禮文之事非緩急之要也都城空虛生民露處室廬之計未定飲食之具未全秉國柄者乃欲委吾君而去之豈所謂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哉誠貶官而居位降爵以示恥食半俸以明不貪引賢士以謝不能然後隨時制宜審量輕重上以安一人之意下以慰都民之心及夫奠厥攸居稍復舊貫然後露

章引去退處緑野不惟平日委任責成可以無媿書之簡冊亦可以轉禍而為功所謂隨事制宜審量輕重之謂者竊謂被禍之初萬姓無所逃命伏計南北二山與臨平湯村一帶必皆猥雜奔走饑餓狼狽應內外遠近官舍僧舍並合隨處安頓不許邀阻或有渡過西津遠涉魚浦或有舟行湖秀陸行廟山必須塞滿道路無復次舍宜令沿路州縣應有常平義倉去處不拘常制委官給散務在均濟其近城三十里內不能遠去之人已

是寄迹居止未可遷動宜令五日十日賑濟一次其間有衣服什物者未必便有錢米有米欲炊者未必便有甑釜有錢欲蓋屋者未必便有木植有木植蓋屋者未必便有生事則又深思熟慮期於安迹宜令兩浙路甑釜竹木磚石釘灰之類並免収稅其河渡關津不許収流移人錢物出官錢百萬緡於三十里内分置抵當庫數十所應有衣服什物之類即與抵當免収息錢寛立贖限使之貿易錢米可以自給惟是煨燼之後生業蕩

析有衣服什物可易錢米者千萬之家不過十百有錢米可以葢屋者千萬之家不過一二至葢屋之後而能有生事者又可數也但葢屋之後便有僦賃之錢人情不遠誰肯葢屋外間所聞皆謂大街房賃多屬官禁官司每欲減放動輒掣肘平居無事未至深害今事體如此忍不加恤凡都城白地官錢與民間屋基租稅三年之内皆合除免設有事屬官禁虧欠支遣只可内帑撥還不當與民爭利其有舊是官屋本非白地若民間自

欲蓋造並無沮格三年之後旋議賃值其有官司蓋造
賃與鋪戶富家蓋造賃與貧民必須寬假月日且令居
止稍定之後量立價值三年之内旋次增益三年之後
自可復舊所有見修國史實錄聖政會要玉牒等書宜
令權停一年其後訪求遺書亦俟稍定後令執事官以
上先次條具各家所藏名件給筆吏月日修寫投進然
後檢括所無旁求遠訪其太學五月私試亦宜權停一
月至六月中下旬間併試兩日存留館學官分治救災

之事隨行人從止以十名為率許支係官錢米巡行近甸東至鹽官新城南至蕭山西至富陽北至餘杭德清崇德往來按視便宜區處所過官司不得出郊迎送不得遠差旗鼓所至驛舍不得差公人排辦不得批支口劵又須差撥大軍分置擺鋪鳴鈴走傳以防賊盜都城之内尤宜嚴肅日夜警邏以防姦細此則救災之大畧也然猶有愚見以為五行定位以金木為擯介以土為主以水為本以火為尊火者君相之位也於是乎六氣

之中既有君火又有相火斂之則可以下達縱之則至於上炎有威福而不出於君相是猶有出火而不思所以内火也今茲三四月之交地之氣實在君火而天之氣亦在相火以火德之朝建商星之號居東南之地當正陽之月鷙犯祕殿燔燒寶㍱非可以怠忽視之也昨者黨人之論其徒容有偏處亦有假借聲勢附會形影然真偽相雜不當例斥外間紛紛初謂廟堂本不與議大丞相與元樞副樞在言路久未嘗專及黨事諫坡為

御史時亦復濶畧自枉人呂祖泰論事不實乃始追咎黨人極肆驅斥寄居之人久不自便閑居之人久無祠祿已作縣者不理親民非論薦者不許復用漢之所謂錮黨人者大畧如此高宗孝宗以來無是事也黨人是非不當晚進議論但比年赦宥稠疊死罪以下多至寛釋獨黨人不在檢舉乃不得與死罪一等或云廟堂報復眦睚不肯任怨乃欲託名平原以自解釋不知果否當副樞與諫坡初言事時事體可見前時姚中司入臺

亦不及此攻逐黨人實非平原本意屋外望屋公議甚
明萬一平原覺悟知是使已任怨同列之間豈不又成
讎隙耶張天覺禁彈劾黨人彗星不見彗者火之兆其
事未見火者彗之迹其事已成則知彗者董氏之所謂
譴告而火者董氏之所謂儆懼與夫傷敗者也可不謹
哉孝宗嚴除受之制定御史郎官之格然猶非次擢用
以盡人才旌別忠良以開讜議自廉車次對以上乃始
吝惜令承流建鉞徧滿都城真王使相漸開端緒所謂

名器特於小小者加密而已院轄三轉而為三丞館職三轉而至著作序進御史不問識擢少監權郎又須補外用孝宗之法而不用孝宗之意孤寒路遠士氣沮喪無復磊磊落落之志往往苟求富貴奔趨倖門歌童舞女以為樂銷金翦翠以為華近甸州郡疲於供送遠方傳播冒昧結託生日饋遺尤無忌憚此皆孝宗所禁而士大夫安意處之不以為恥大丞相潔已中立無所嗜好以為我無其事何恤人言然而處具瞻之地行獨善

之策高爵厚禄之所歸衆言淆亂之所指非楊綰所以感動於人者也此於除舊布新之際不可不鑑其今者稟聞梗槩欲於來歲到選時少見愚者之慮於門下因事備言其事如此伏惟領其誠而恕其過不勝幸甚

與李司法劄子

伏蒙見教甚荷不隱然此非面莫盡難以筆牘傳也今日利害只在賤子獨力向者申辟數人朝廷既不應副不免自出已見未免短淺此邦所恃惟契丈與以道耳

平時議論事情尚有機鋒不對契丈所惡無緣與賤性投合聖賢在上不曾絶天下常才惟梁棟巨用先有定主則竹頭木屑皆不輕棄今於匠石之門乍見枉木便謂繩墨之側倚此為重未為得也兵威不振歸怨一事儘可分說得行不知實因此一事否今若以禮遣去亦不難事但恐去此之後兵威只如今日更復何說王欽若姦邪如此緩急之際尚可鎮守北門古人掄才意思深遠也鄉人李敬子嘗說君子小人皆有用處只要各

得其所其意謂可使君子用小人不可使小人用君子耳最為有理今日事緒欲商議者甚多前日見契丈說彼中不可無人故不敢相屈萬一可以挪撥却望過此不必公文也顒俟顒俟

與李司法劄子

蒙諭進屯青要等事甚悉進屯青要固所願也但不知地利比東津如何若進得此一步為利甚大須是審處進不可速當從其漸許統領之曲折甚荷見教言之不

足為信久當自知之頃在江北庇諸將甚多今雍政張欽與前馮政皆出賊子之門孫鐸人情亦甚熟問之可信甚至趙觀有人告其反者凡十日不得趙觀一字亦不疑之久而後定趙觀自白身令為保義郎將領人所共知也史侍郎愛許統領甚深然與之太密故外人得以疑之其實起於捕私酒首白契人疑其有力以官事報私怨非為兵事也賊子與人往還進不加諸膝退不墜諸淵只為喜人誠實與持重耳尋常作事稍密不與

諸胥同謀恐此輩不得志妄生鬬喋蓋保得青要因保得百姓何嫌之有曹朱黄輩皆是當捕之人特罪有輕重翻覆手之間便有生死人命至重安得不仔細令二朱已行遣矣何况御將之道尤不當計較小節且如人言許統領受人兩臂金纏又用錢買得李伯虎詐稱擒捕諸公謗之者皆以為詞此子亦不能自解獨賤子以為若受羅孟二金纏詐與通好却設計捕之乃是反間何况出於羅生之口而士大夫信之是却受羅生之間

矣李伯虎可以錢買有何不可令朝廷欲以錢買李元礪但未有人應募耳可發一笑見許統領千萬詳諭之政恐不樂史丈者累及許君而成許君之功或是賤子也五月初一初四皆佳若要進兵必用此時行兵用師豈可不擇一吉日過此則難得矣周安世為人如何幸示一報

與李司法劄子

某郵傳中游承教字甚荷不鄙夷之意某於世間事初

無寸長但常疾世人作事多有不誠不確實之患每思與吾徒共雪斯恥今又適際此事尤當書紳素守乃於契丈尤有望焉契丈確實不虛僞已足深信然考之公牘與所見教却似稍稍牵易未愜鄙意者託在臭味不敢不盡底蘊也曾口距義栁最近要當識其虛實其遠在星沙所恃以爲耳目者惟契丈耳昨蒙賜教盛言其徒之叛離者十九必有殄滅之理曾未旬日乃謂得之朱維新其辭不實如此覘寇豈不誤事又如王世賢之

遣本謂權桂陽縣事何所見聞乃使撫諭七甲竟陷其身一桂陽知縣不了又增一知縣一謝汲不了又增一謝汲今後何以使人何以威敵事欠謹重大概如此又契丈過慮恐以甲冑累緩帶其實愚意不如此也後傑難得倚契丈為重設有緩急自以出戰責諸將必不相强所以欲契丈在彼只要識事體證虛偽制輕佻耳聞契丈欲得賊迹過義郴亦甚不難但望靜觀熟慮以何人任其事以何術進其所以何日成其效久後皆要可

霞若五月渡瀘孰利孰害六月出征孰便孰否設或江西受降已有朝命我師進退當有成筭不然而兵無常勝小有退却則按兵不動何所倚仗望一一見教乃可定議蓋賊子一出不特駭動觀瞻一番犒賞便要數萬緡亦非易事此外如激犒武藝人行下諸處一體遵稟當如來戒撥丁守桂陽事體甚重更須熟議曹四十朱念十三黄大二之罪事關懲勸亦人命所繫望詳細審驗乃以見報不至如朱維新所聞乃所願也張以道纔

到但督其速歸此中少人商議也知契丈有意自立不翁翁趨俗故敢責備深言之切望見察

與李司法劄子

某夜來方拜一書極言今日用兵率易之弊適方遣行隨領初七日教字謹悉賊志不淺南破韶廣北則先桂陽後衡此齊東野人之語也内治既修雖東津亦未易過内治不修雖潭亦不可守李文靖所謂四方言利害者未甞施行持此可以報國豈謂有益於民有利於國

者皆不施行耶只是見此等言語置之不問耳近來書
問并中狀中繁冗不可言只為多了此等言語望熟入
台慮也正初到此見潭州甚驚恐皆有尅日取潭之語
顧力不能勝衆口乃遠出攸縣以迎之亦其不然若如
愚見則吉州自招安此自固守無獨受害之理賊若過
桂陽縣更要一百八十里到郴彼若兼程亦兩日便到
即是百里趨利此自東津引兵徐入背城一戰賊成擒
矣若匆遽入城閉在城中城小糧少坐食無益只在料

敵明擺探速用人審立志專壁立萬仭不揺衆議諸葛武侯何嘗起自行伍但臨陣自立家計大將旗鼓不動調發諸將應敵耳黄參議許路鈐皆欲講虚文送史帥此於義不敢强其不行參議又欲置許於攸過此稟議恐東津尚煩遲久此賊不足畏所望於持重者甚厚若蓬丘山人已到少留之共議為佳也

與李司法劄子

少意拜稟大軍在東津而資輿之盜猖獗不已更與許

統領議之不知可有別一屯駐地利否進得一分是一
分百姓受福也投降人給據與之極是文具使其一方
皆不生事則大軍便可直至其所令大軍所不能到之
地而其中却有投降之人若衆人皆盜而此人獨降已
為無益若其人皆降而大軍不進是逗撓也凡持公據
之人可以為盜却不可捕令官軍給據與之則士卒便
無意向前適所以資姦計添文具耳恐許統領已過攸
縣不及拜書事同一體望從確實商議見教淩遽皇恐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黄　鐘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昌谷集卷十一　　　　宋　曹彦約　撰

劄子

納諸司白劄子

竊見州縣之所以難于今日者其弊有二一曰差官之弊二曰差吏卒之弊夫郡之所以差官于縣不能皆無也吏卒之有罪則體究者不能免也椿積倉廩之有移易則申請者不能已也若夫知縣之官所當行者至于

一州之有幕職官則諸縣之所畏也有時而權通判則可以決獄有時而差鄰郡則或至于假道其先聲之所至固已聳動于一縣矣夫馬之費所不敢惜吏卒之批請所不敢吝凡此者皆法令之所在無足辭也今諸縣未嘗闕官而使幕職為攝官諸縣未嘗不解錢而使幕職為催錢幸而其人之賢知縣州為一體則猶省事不幸其人之不賢也而又以使院之吏羽翼之則一縣之利源皆以為獻助一縣之常賦皆以為羨餘辦本州無

名額浪費之錢而不恤一縣官兵之支遣或放行寄居
宗室增補學職之請俸以要譽而不顧後日之利害一
縣之官吏方且祈哀請命之不暇而何暇于較是非而
分曲直也於是預借官物以毒百姓勒胥吏請重祿以
犒人從凡所以水火者無不至此則差官之弊也郡之
所以差吏卒于縣不能皆無也場務之有專知于是乎
差吏獄案之有追會于是乎差卒其他如縣吏之違慢
則猶有縣典縣典之違慢則猶有縣佐未有初限而差

兵卒再限而差職級者比年上司嚴明下吏承風縣中之催科不敢差保正縣中之雜事不敢差弓手然而州郡倅廳之差人有未免肆行于縣者一兵卒而入縣門則一縣之事半廢矣縣令坐于上聞廊下有叫呼而不敢問縣吏竄于市閙上司有期限而不敢出幸而解去其人不足恤也不幸而鎖之于客邸縱之于道路則縣官有占護而不發之名而公私有計會紙札之費遣卒愈多而官錢愈不解也一職級而入縣門則一縣之事

全廢矣旁立側視而縣令不安于坐朝宴夜飲而縣吏
不循于法求耗剩之名色以為食錢其實皆官物也剥
縣吏之衣食以為日用其實皆官蠹也采一縣之所聞
以為已功主張有力者之民訟以號令官吏甚至於安
坐半年承行公事而不追回者此則差吏卒之弊也有
此二弊雖有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敢望台慈只作訪
聞行下以革宿弊使奉天子之命而撫字斯民者稍得
以行其志不勝幸甚

答上饒鄭進士劉子

其伏蒙賜教長牋深荷不鄙然陳誼甚高非所敢當也其田野書生由科舉以進平時自知分量不敢苟求或者便指為高蹈殊非所稱又以知民疾苦不為深刻或者便責以經濟尤非所宜不知不苟求者去高蹈甚遠不深刻者不當與經濟同科竊此名而又欲保之豈其情也當新政名命病不能進病間而來乃其常分職在武部亦欲稍清宿蠹班在甘泉亦欲時進愚說在斯位

而謀斯政如此而已若謂烟波江上一舸夷猶此則高蹈者之事非進身於場屋者之比若謂旁觀竊睨在賤子而已此雖聖人得政欲隨費隨墮成而且未易就而望之於庸謬一扈從者哉然觀執事器識必深考今日事幾而其志不得行者抱負既久必有深憂長慮可濟斯世敢問規模欲如何立次第欲如何定速獲乎上者有何道深明乎善者有何策盡論思之職而不侵廟堂之權幾日可以見寸效幾年可以奏全勲雖老矣及聞經

濟急務而死亦無悔焉一斥逐不足道也苟使之憒世嫉俗力不可而叫號以取名可以快耳目不可以合絜度非君臣大義不敢聞也引領賜教尚得與諸賢共評之適遷次擾擾裁答稽緩切幸融照

與鄭文叔給事劄子

某有少衷曲欲得面稟以賤體畏冷重於一出然猶捧刺修敬五及門而不值情有迫切不可但已十四日又早晚兩到值聽事有要束不及望見尊仰不可言也去

歲乞歸之時荷門下委曲達愚意於化地又荷化地眷顧之厚未即矜許尚使以雜學士之職竊食內祠感激再三不敢方命初意未定且欲為三兩月計適此正衙當御太廟當享又有進寶上壽等事相繼併來義不當去幸賤疾未甚發動尚可支吾亦既半年矣及隆冬沍寒甚覺牽強旦日舉寶僅不廢職至初二日習儀與初五日行禮皆是出門嘔吐衆所共見設或殿廷踈脫則貪祿之罪何以自贖也昨日所上表章想假日未及開

陳三兩日間勢須再入文字既抱病未得親見化地欲作劄子又不敢盡剖胷臆來日致齋處望借一言之重使之得遂所欲幸甚幸甚前日求見侍左王丈與左史范丈亦不相值會次乞道鄙意借瀆有罪尚丏台察

與鄭給事劄子

某前者仰恃眷愛僣嘗以乞骸一節借重郢語繼蒙垂訪又已剖露心腹矣昨日蒙答教之寵乃知尚未著語殊乖所期蓋去年求歸之時荷化地委曲軫念使之進

職奉祠感戴恩紀只得勉強拜命是時已嘗禀及不過
為兩三月留耳適當舉行盛典義不當去遲留至今忽
復半載其為進退不可謂太匆遽矣今某痰唾之疾日
夜各滿一盂涕淚自流點汙襟袖坐不可與人同席行
不可與人趨隊乃欲陪侍經幄咫尺天威同列之間雖
未欲當面鄙笑而狼狽如此安保其不腹非耶廟堂留
一衰老之人不考其素強加粉飾豈不甚美然竊食於
此不為時論所重祇以為媿不敢以為榮也或謂廟堂

之意所以未決以喬丈亦欲求去難以區處不知果否
喬丈一時暴感寒冷尚可將理如某乃連年抱病日復
一日煩憒化地自前歲秋冬間直至今日先後之序與
喬丈事體不同且如去秋初致懇時值盛丈亦有此請
所以未敢催趣正欲相避在今日事體却與喬丈更做
一節也某以畏冷之甚未即叅告不及面懇光範切望
察其誠實力為一言當眷顧隆厚之時使之全壁而去
則成始成終其為拜賜大矣申狀不敢納省中恐只作

常事呈上不免冒昧拜納若得轉達光範使有成說其

為感幸何可殫述非理干冒罪在不貸尚丐矜體

辭免大理卿上任簽樞劄子

某有腹心之懇輒恃知眷特異敢私言之某樗櫟散材

不堪器使荷造化陶冶俾綴列卿之後陵節躐等憂悸

驚心私自揣度不知何以得此豈念其卑鄙之久不習

朝路使之一入修門識著位文石耶將使之守邊効死

而故以高爵優之而使之感激耶如其念卑鄙之久不

習朝路使之一入修門識著位文石則骨俗相寒是其
天禀徃者葢嘗以吏部郎名不協衆議而寢命矣分甘
州縣本無過望若使之守邊効死而故以高爵優之使
之感激則爲有說矣今日守邊効死莫切于蜀徃嘗服
役關外深加討論其民窮入骨髓不可以加賦斂其財
竭盡膏血不可以議措畫其兵犯上好亂不可以正紀
律其官貪饕苟簡不可以勝按刺嘗作病夫議納忠廟
堂以爲制總節制三大司事權當一失此時不治後不

及事今相君與元樞皆知其說矣不惟四年之內證狀具見病夫議舊說已不可行必須剖肝决脾盧扁猛手滌盪振刷位置畧定然後以儒臣臨之庶可有濟事勢已亟若火燎原豈書生常才所能勝任非膈上語也其頃官蜀道不諳水土荏苒一病幾入鬼録荷造化許出峽乃始得生氣血如此豈復可以再入宣威當小朝廷之任一符一節皆受黜陟而其向在閫飭乃其舊治有所干請多是難行所送人才亦多難薦雖未必肯修舊

怨私心實有不安舉此二者決不以入蜀為便朝廷遴
選當才何止千百不應濫及庸陋而外議洶洶使小人
不無過憂惟有得祠還鄉養痾治藥其于愚分庶乎有
稱也抑又有當言者二年作郡歳不全稔蠲除煩苛稍
動經費僅僅舊轂頗覺窘迫今者誤恩已降人情解體
諸縣期程望風稽緩若使久俟正官必至敗闕異時交
割錢數恐不得如目前矣曩歳為郎及除侍衛參恰恰
半載過家上冢未及供職則彈文已播遂成中輟閗相

君猶深嘆之以為何不早來却不知久待正官非出本意今若俟正官到日方許離任恐蹈前轍跋踖不皇敢望鈞慈速賛一言之重使之交職事與罣漕得遂善脫雖或進或退皆受不貲之賜犯分有稟不敢以告他人仰乞鈞照

代臨安教官求壁記於楊誠齋劄子

某等竊惟臨安之有學官自中興以來所闢事體特為甚重四方之士雲會於輦轂之下者於此乎處天子之

學所以為賢士之關者此為之貳則夫執經分教領袖乎其上者其於責任非特一州一郡之職而已也數十年間老師宿儒項背相望學問之所沾濡事業之所權輿炳炳在人昭不可掩壁宜有記可以比櫛先後顧闕而不作將何以示來世今歲月益遠名氏益繁枚數老成未有先於門下者仰惟道崇德重著寵本朝立言垂訓金石百代後生晚出幸得官於是學方且旌門下以徇於國則肆筆以紀其事可以取信可以傳遠舍門下

將安之也昔者丞廳滿天下而藍田獨傳節度均有書
記而宣州獨不朽秉筆之重固足以大其官然未有身
更是職手書其事德足以服天下之望而文足以任斯
世之責者此其為重又非特若彼而已耳某等幺麼晚
進不自揣量知其不足以厠先生長者之後而輒言之
亦以見其慕用之意如此進之退之俯伏俟命

答江西帥王侍郎劄子

某昨遞中輒貢柔削知已關徹崇聽望李丞之來以日

為歲二十五日東裝欲就道而李丞適至領所賜翰墨與前後公牘及李丞道台意委折不圖蹇淺愚慮亦合宗工程度也某學落才踈無所建明只是誠實體國不敢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若謂智慮有所不周才力有所不及則有之矣今日既發長沙約初一二可至茶陵彼若失期不至只得以初五日為期分三路攻之成否決於初十左右未審使司所部亦可使之漸進否水口峒最近州縣若不有所懲戒則諸峒視官軍為無物矣

特未知天道見許否徽幸賴仁隣之力小小作效然後曉諭諸峒徐議其次若台意有所施行亦望見教也李丞以計使留相見約來日相追逐或分袂於諸州市或同行至茶陵就為歸計續得馳報台諭界至為限之說愚意正不欲如此前日廣東乞師於朝意謂擁兵自守却不知未陳乞以前此已遣兵數千接其境矣廖丈誠實奉公聲言恃此以固又彼中所乞郢軍已至近境却欲止其來意此恐觀瞻不雅亦為委曲留下費且萬緡

舉茲以旃知不立畦町明矣今已分偏將駐兵沔渡正與永新使界相近已約束管軍人俟麾下兵至即引接協力同議用命先此叙述梗槩俟李丞有定論續申稟次伏乞台照

與蜀帥桂侍郎劄子

某昨審峻擢近班受任全蜀制閫得人歡動中外適茲病倦未能專致慶語側聞油幢畫鷁已發南州青冥咸斧當次西土矣四路大帥持生殺之柄位望既隆易與

人絶責任既重易與物忤親契丈禮賢下士謙易有素安富卹貧豈弟著效必能衽席斯民保障邊境矣曩時崔正子尚書入蜀下詢西事嘗僭以諸司買金珠邊徼不便為説使威茂黎雅之間往往因此生事恐吐蕃南詔之釁從此而起頗蒙領畧此事惟崔尚書與親契丈能行之乃敢僭言或謂近日議論有欲棄關外四州者以其費多而守備衆也不知四州之急起於中興失關隴則四州急棄四州則梁洋沔利急地愈狹則急愈甚

矣前乎石晉則關南十六州急後乎石晉則河北三鎮急中興以後兩淮急若外視兩淮則江南急矣費多而守備衆移入内地譬如貧人之家賣田以省税賦不知田少而用度愈不足也雅意以為如何崔尚書相信最篤問蜀中知名士不免隨所見聞録報往往皆被薦拔多經名用今去蜀已久故人之可稱者無幾矣新重慶張倅前郫縣王宰成都宰楊架閣茶司劉幹猶是舊相識其已見選用或年事已及不待薦揚者則有楊伯昌

少卿范少才郎中與夫王國博成監簿可以御衆丁晦
父之弟不下於乃兄皆未識之也此皆公舉無所私禱
病後力弱未能多布

上荆湖宣諭薛侍郎劄子

某竊惟今日邊備有十年之策有三年之策有一年之
策曰十年之策者萬全之利也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三
年之策者勝負之相形也幸而勝亦可以成功不幸而
不勝不足以敗事一年之策者應敵之利也可以守不

可以攻自昔大有為之志非倉卒朝夕之所能辦必其人才足以極天下之選財賦足以支緩急之用卒伍足以定攻取之勢夫然後所向無前所求皆得時乎可矣又必深思熟慮有慊然未敢之意此諸葛武侯羊叔子諸公所以養威持重逡巡而不進也故曰有十年之策令欲為十年之策則所謂節目者可得而考矣承平日久士大夫無志於事功有志於事功未必有以盡其用薦舉之不能盡當辟名之不能盡公稍稍自立好事者

已有以伺其後人才之不振非一詔一令之所能變矣
欲振士氣欲獎士類必將如漢郡國如唐藩鎮取所部
闕額而奏舉之選天下人望而峻用之不問於貴要之
子弟不嫌於韋布之書生其趨嚮之不同毀譽之不一
廟堂之所不必問臺諫官之所不必察用得其效舉者
有賞不勝其任當同其罰使天下之抱負者得以遊行
諸公間風氣感名人才提出外而對境內而州縣議論
政術充足彌滿十年之後庶乎足以極天下之選也帶

甲十萬日費千金行軍用師以財賦為稱首今二稅既有和買榷貨又無遺利無名之賦如丁錢之類尚或有之取於民者可損而不可益也省不急之務減冗食之官汰老弱之卒禁饋遺之費楮幣之所當造者宜損茶鹽鈔引之有弊者當變利害較然有識之所共知近者國用參計之設其所施行非遠方之所得聞也今不必以久遠為喻但當稽紹興修好之後與夫紹熙減費之時甲兵之間不起於邉陲土地之貢不多於今日朝廷

無大典禮三軍無大犒賞大農與四總領之所入者幾何官兵俸廩之所當支者幾許宰執親王節度使以上幾府觀察使待制奉朝請以上幾員其他卿監以下添差不釐務京局以上立為定額有闕而後補斷在必行不撓於權勢然後布之州縣詢之諸軍使之條具來上痛加裁削十年之後庶乎足以支緩急之用也古者兵強而後驕以其功多而自恃力大而不能自制也今兵弱而反驕果何意也安居無事生齒日繁以一夫之糧

供十夫之用其子弟之壯有力者不得招補其食錢二三百以上者又有刻剥朘削之費主將之所謂恩者特姑息而已衣食之不足則怨而驕法令之不加則玩而驕其初起於毫釐而其害必至於不能已此養兵之弊不可復加也屯田之說嘗熟議其故矣已為農者不可使為兵已為兵者不可使為農惟於兵農未定之初立等仗名募之格則閑民得以自致其身軍中子弟得以自減其口給月糧衣絹而使之願就貸種糧牛具而使

之倡率為室廬以奠其居定租課以久其業十年之後庶乎足以定攻取之勢也人才之已極其選財賦之已支其用卒伍之已定其勢有賢相以贊其謨有能將以任其事十年而有釁則十年可舉百年而無事則百年盛強其於目前利害無所牽制此所謂十年之策也所謂三年之策者一曰池城二曰陣法三曰戰具中興以來城池之不治者有年矣板築丈量之法浮梁舟楫之利且未盡究而況論幾里可以頓幾隊幾步可以安幾

砲城小而兵多者當展城大而兵少者當裁粟幾斛可以支幾時將幾人可以分幾壁此則幕府所當置局賓客所當共議一年而可以條具一年而可以訖役遲之三年亦可以有用矣古之將兵不以陣法相沿襲故黄帝有九陣孫吳有六十四陣武侯有八陣李衛公有六花陣中間血脉雖極貫通而其臨事之際自出機軸今之士大夫往往一切不講而望其百戰百勝豈不難也葢日閱與大閱不同今法與古法亦異茍不參之以經

傳行之以法制而獨付之於匹夫之勇望之以古人之事猶却行而求及前人必不至矣近歲七十二子之法老將退卒猶有得其說者教之以正以觀其定雜之以奇以觀其變始雖見其多端而終必底於習熟遲之三年亦可以有用矣兵家制度碎如蝟毛非有志事功未必肯介念慮也是故攻有衝車洞子守有狗脚笓籬行則先鋒後殿居則有土囊拒馬水渡則木罌渾脱火攻則禽桃雀杏其他如砲座弩牀之類不可枚舉五兵不

試甲仗庫之所有者不可茸矣尺寸斤兩之不備者不可臆度矣膠漆之欲其固枘鑿之欲其精非遲之三年亦不可以責效也論邉備於十年之久欲内治之兼備也論邉備於三年之間欲内治之略備也然而人才之未遽得財賦之未猝辦卒伍之未盡精猶未得為萬全之計也今邉境之設備有形矣戍兵之移屯者不可弛釁隙之已兆者不可泯矣春事已深陂澤將溢半年之間尚可以少施經畫設使秋高馬肥一騎犯塞不然則

天時不齊五穀不熟潢池赤子半語不順則一年之策
亦未得為不足慮也今天下之所急者非兵耶兵之所
以不可用者非將耶主將得人固是氣增十倍若使其
力不足以帶甲行不足以致遠志不足以主事勇不足
以決死雖有金鼓旗幟無所用之是故整兵法招強壯
三年而後可以責效復古道行屯田十年而後可以成
功倉卒之所當講緩急之所當辦則吳子之所謂料兵
太公之所謂練士者不可忽也淳熙之初江西收捕茶

慗名敢死之士舉親兵千人之衆應募者張忠一名而已一名應募十八人從而和之欲增募一名竟不可得其後首入敵陣以倡大軍即前日應募張忠者也今江上諸軍非不知朝廷所以飲食我者將以用我一旦出戍便有不遜之語老幼泣别便若臨陣平時無事聞番兵聚散不常固已膽喪若此等輩跬步不可有用而望其超石跂距如書傳所云不可得矣竊料江上諸軍雖號數十萬以江西千人親兵計之敢死者亦數千人也

古人萬兵選千猶足以却敵今千兵選十豈不足以濟
事惟其不混於流俗不强其所不能諭之以挑戰之術
習之以設伏之路弩法之有番次陣法之有駐隊使之
騎之不足以敵步拐子馬之不足以敵陣脚則勇者奮
臂而爭先怯者鼓氣而相應一軍而有敢死士數百則
萬人可以用命矣今誠能使江上諸軍立敢死之格既
得其人又立出戍之格分別其衣糧縱臾其應募非特
卒伍也質之兵法以試其能校之弓馬以試其事訪中

外之逆順以觀其識問彼此之長技以操其情則拔卒為將賢於序進者遠矣此所謂一年之策也雖然必若行此三者其要又在於御將御將之道多矣不得以縷數之也以今日之事體孜之其病在於拘拘譾譾不足以得豪傑之用回易禁於外而苞苴之入都者未歇也辟置行於外而貴要之囑託者未變也遣一間諜用一軍法一聽於上命而君命不受之說為虛文也有用人之心而未有用人之政故諄諄三年而天下以為具文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後三年而視今猶今之視三年也故於是有十年三年一年之說以御將終之而請教焉恕其僭妄甚幸

上宣撫薛尚書劄子

其踈謬晚進誤蒙知遇以古人羅致之禮欲使之備數幕府顧惟不稱無以仰答盛美而此意甚厚亦不可以虛辱也二十五日遂抵鄂渚見總卿及史君知行府已次襄峴欲舍舟徑進又以台翰所諭令到鄂渚日先次

馳報以聽要束只得少俟嚴命也其區區此來本欲有以自見去家纔一日知有唐州之敗事勢益急尤不可但已輒具公劄三件冒犯嚴誅所學所知僅止此耳更乞緘之囊楮不以示外免其僭言之罪而幸許之伏楮震栗

論事劄子第一

某竊見仁宗寳元慶歴閒有事于西夏其勇於見敵者莫著於劉平任福葛懷敏其遲於立事莫顯於韓范然

而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徒每戰必敗而一韓一范之歌
至有心寒膽破之語則知用兵行師要當以成就論勝
負而不在於驚人可喜者也葢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
次伐兵其下攻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迂
為直以患為利臨敵善戰雖貴於拙速而立綱陳紀要
在於巧遲故司馬仲達忍巾幗之恥而羊叔子欵饋藥
之意趙充國待罕幵自定寧沮詔書王忠嗣不以數萬
人命易一官為國遠慮此皆號善用兵者誠以國勢所

闗人命所繫非可以輕舉徼幸也某來自逺方不識邉事聞之道路知出兵於唐鄧之間竊意襄州重鎮控扼南北内屯精鋭外設溝塹使偏裨出戰無後顧之虞勝負不常無擣空之患忽聞全軍在行大將交鋒傳播所及無不驚懼已往之事不敢復陳矣今者前恥在念後效有詔自今以往復作如何計議也漢髙帝靈壁之敗收士卒於下邑發老弱於闗中說九江而教之畔會韓信而與之合然後有京索之勝而猶深壁於成臯髙壘

於小脩武此皆前事顯驗非深遠難知者也古人親履行陣尚且千慮千慮之中更防一失諸葛武侯所謂攻吾之過所不可廢今承平日久未嘗涉軍旅之事士大夫有志當世雅協時望不過信師友信簡冊者耳未嘗躬跨鞍馬手援鼓桴其臨機料敵當更却顧況於三使鼎出襄漢獨居其中以言其兵則不如江淮以言其險則不如關外徒以地近京洛勢當都會其事不得不急其人不得不重則當深思遠慮求以計勝而不可以力

取也知彼知已百戰百勝知其將之賢否而後可以用人知其軍之虛實而後可以設備知其糧之所聚而後可以就食知其地之險易而後可以行軍其詳在於算多而其容在於用間至於斥堠之必審壕寨之必擇推所從來厥有端緒平居而士愛其將見敵而士輕其死緩急有宜本末有序非可以指日算效者勝負在前迅若霆電愚不敏敢以誠告

論事劄子第二

其竊惟自古用兵所以教之飭之無所不至究其所歸亦惟曰整暇而已惟整也然後可以行弔民之志惟暇也然後可以行伐罪之威葢自古用兵以市不易肆為美談雖絶域遐方猶是赤子而況中原之民祖宗德澤之所及以其思我王化困彼虐政於是拯而救之使還舊觀然則殺一遺黎謂之不辜取一布帛謂之不義頗聞近日軍中子弟有剽掠於道路者以類而推不能無疑設使所獲城邑以巷戰為名妄有屠戮以輜重為名

妄有棓斂正恐中原之民自為敵國無嚮風迎降之事矣故曰惟整也然後可以行弔民之志今敵之所恃者騎也吾之所恃者步也騎以畜步以人人可以意得畜不可以情化故先登陷陣恐死血戰騎不如步事理明甚靖康建炎以後本朝與金人相水火無慮百戰其間敗多勝少皆是望風奔潰使敵得以乘我其敢戰交鋒則未有不取勝者以事攷之則明州城下與夫順昌和尚原釆石等數處而已雖有烏獲之力巨毋覇之軀見

人而走果何所用故曰惟暇也然後可以行伐罪之威既不能整又不能暇平居坐食已有心腹之憂况欲使之弔民伐罪乎比年朝廷知僨帥之弊稍稍出意用人不為愉人近習所賣可謂甚盛然此可以責其不刻剥耳一卒當誅上章待罪得旨放免乃始自安有孫武教吳宫之才不肯為令日用矣方圓曲直之意尚未通曉應卒遇變寧有長技有武侯八陣之法不可用於今日矣今事在目前不可遼緩望因近日小衂之後俾諸將

各議整暇之法條具御兵教陣利害如王襄敏之於熙河使之各盡所見果其嚴於用罰明於用賞不姑息不苟簡教戰有規繩待敵有方畧擇其長而用之吏與敷奏免從中御亦緩急之一說也

論事劄子第三

某章句書生習舉子之文以竊科第生於畎畝間粗知田夫紅女艱苦出而為吏勤勤懇懇期無負於廩稍而已古今之大義中外之正統獨於書傳見之足迹不及

於邉陲議論不列於軍旅一旦大開幕府而使之與議於其間知不足以稱塞矣以為不可而避之耶則近制之所禁也知其不可而强為之耶則夙志之所不安也旦旦而思之昏暮以繼之求無負於知已者惟有避賢一説庶可以自贖也竊意諸府之所辟名邉面之所繁使衆所共知固已有得人之賀矣其有薦書之所未及除命之所未至而其人才皆倍蓰於其者不知其幾乃或安居家食從容内地當此之時頗而不稱請略數其十

餘而其他可得槩見也前知撫州楊方新知惠州陳孔碩知德慶府劉爚知潯州廖德明新知常德府唐彪前衡州通判潘淯新贛州通判袁燮新全州通判陳武廣西運幹柴中行衡州教授李肅前襄陽府教授李燔前贛縣尉吳柔勝或與之深交或得於見聞其學皆通於古義其用皆達於時宜使之賛幕中之辯必有所補此特舉其大端而某之所欲言者不止此也伏惟經綸之暇少紬繹而選用之審知不謬無面謾之愆則不肖晚

生承流宣化於照臨之下竭盡駑力牧養小民亦可以
為保障也愚誠如此惟執事者察之

昌谷集卷十四

宋 曹彦約 撰

序

送東林長老法平序

平東林舍書生科舉鋭意學佛來自東淛肯為遠法師結緣僧俗共敬必有異於人者問所從來夙見知於慈湖楊先生先生以易道視已以已視天下其所予進必不碌碌矣歸見慈湖若問廬山景但云九疊雲浮山不

動重湖風定水常平

送辰州朱守序

仰惟孝宗皇帝登俊庸良綜名核實文恬武熙駸駸乎天保釆薇之盛矣右學之士感聲氣而應者茅彙而起遭遇其時訓習其事開邊拓土之論習以成俗湍鱗風翼異項背相望今辰陽使君朱公乃獨以書生學力立横流砥柱馴致專城流芳遠播農殖士化所鄉一律盤礴乎紹熙慶元之間藹然政治豈其師有異指事有異趨

推廣作成之大德則必有所受之者矣太公抱負磊砢沉浮東海者八十餘年一旦得君行道不肯詭隨苟合以就功業天道無殃不敢先倡人道無災不敢先謀此其志慮豈特在乎區區攻守奇正之間及乎黃鉞一麾蒼兕一誓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暴六韜於天下特其形見有不得已者如此夫子食息乎爼豆乃獨以我戰則克建號當世當其攝相首欲沮萊人而兵之及墮郈墮費動干戈於邦內門人如子路謂升堂而科於政事者

乃欲以行三軍誰與自況然則官設兩學判然以呂氏孔氏為宗岐文武而二之不改唐舊是豈孝宗皇帝之本意而先聖先師所以設教於後世者乃如此哉自紹熙以來衣繡持斧始不擢右學之士天下承平信使交通大將之命不登於壇節鉞之制不渙於廷仕於外而入幕薦於朝而得郡奏最予還不過列為環尹推而上之又不過朱華二閤贊相上下祖宗舊制禮隆持橐士夫雅望體重秉鈞比歲擢用寒士稍稍濶踈或膺簡在

亦往往不能久處豈今世君子便於已而不安其職耶服其服而恥習其事耶不然則同列者忌之好進者奪之立異者媒孽之而使之不能安迹耶學士院不列於鑾坡則蓮炬賜對者有數中書省不直於鳳沼則視草西垣者有限渡江以後禁地要省與百司庶務分曹錯居其舊貫仍在不可得而踈遠者有此而已親於職則其情孚近於地則其體重古者工執藝事尚得諫爭宰供刀匕或能進規況乎端闈之禁賓贊之長肅等威於

表著傳臚句於陛廡其關於國家之大體繫於人主之心術觀其人之賢否以為輕重非獨漢謁者一職而已今使君以儒術集以武科選以德履薦以事業用天子留而近之所以自許者當如何哉上不欲敷文治則已欲敷文治則太公未遇時以何說進上不欲立武功則已欲立武功則夫子或用之日以何道行履其實不襲其名信其言不孚於行是則自古聖賢與孝宗皇帝所以責望之本意而非派別支分者之所能察也愚不敏

求所聞如負暄者以告雖極淺陋亦野人之策也

井田分畫序

建國之法取其方而易制故鄭康成以井字為解而王荆公亦以國字為説惟取其方也是故每以方而周其外令且疊而言之王城方九里其外凡二節每節五十里自王城直度近郊凡五十里近郊凡百里自近郊直度遠郊五十里遠郊方二百里以行六鄉之法其外凡四節每節百里自遠郊直度甸百里甸有三非四丘為

甸與甸服之謂也以行五遂之法甸方四百里自甸直
度稍地百里稍方六百里始雜以井田助法自稍直度
縣百里縣有二非遂人五鄙為縣之謂也縣方八百里
自縣直度都百里都方千里亦謂之畺自是以上謂之
王畿縣之外直度百里凡三十有八同總謂之都亦謂
之畺畺者所以為王畿千里之限也畺之內每以小都
者四加至方百里為大都天子之三公與親王子母弟
各食其一焉亦在九十三國數中以百里四分之以一

小都之稅入於王而食其三大都之外有公邑用貢法貢法之外亦有口出泉所謂邦都之賦者此則直度五百里之內方千里之地也

登復州城序

復州城舊濶而難守非二萬卒不可閉門令於北面築腰城一帶引東西二湖灌其後其南自有義河活水亦有地利因問丁卯春北騎入城事皆云林守方未出城以前韓僉相既去城中搖動刼火間作林守初六日出

居水次江陵差張鈐轄榮領兵五百守禦城中居民以為可恃矣始隨林守出者今皆復歸張鈐轄雖不權州其實領州事也既而魏參議良忠乃來權州林守送印與之張鈐轄不樂退居東禪寺至十一日而北騎驟至始自西北角李子園入却旁分兩翼三路並進居民奪南門渡浮橋其來擁併橋為之沒北騎乘之死者不可勝計其一軍趨東禪欲降張鈐轄張赴水死乃降其卒每一名守以二女真既而殺之魏參議失其印與一親

隨部轄並馬而遁敵人乃登江漢樓招納百姓其後知不能守復還應城掠其子女以行事定後得張鈐轄之尸於水詔贈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范守云魏參議尚欲奏功此何理也去年吳宣參趕過漢陽力言郡印失於魏參議令詢之郡人則張鈐轄實不曾領印而林守送印乃魏參議也

樂平傅遠乗序

樂平縣之利害固非一端其有歲額不定而官受其害

者曰縣用州用苗則關於使府者也曰經總制移用錢

則關於府判廳者也曰木炭錢則關於都大提點使衙

者也其有積弊未去而民受其害者曰稅苗則關於催

科差役之大要而官與民之所共困也爰自判府王大

夫寅而縣用之苗始有定數自今判府陳大夫杲而州

用之苗始見虚額經總制移用之不必專人則令府判

梁朝奉綸而上下相信木炭之不同於諸縣則前都大

徐寺丞煇與今都大梁判院李珌而前後相應凡官之

所謂受害者庶幾乎免矣至於民之受害而官不能去則又為令者之罪也其不肖幸得効奔走諸君子之下居官之責既以幸免而百姓藉藉皆謂税苗不正為令者無所逃其罪盖嘗講求利害剔抉獘蠹不量事力黽勉而行於縣矣一歲之間相率而歸併者亦數千户令去替不遠懼失諸君子之盛德不得以惠於久也輙復書其事而以區區所欲行者附見一二所以塞猾吏誅求之路而損豪家兼并之意其為意則甚勤而所以為計

則踈矣作樂平傳遠乘

輿地綱目初藁序

輿地之書作於車同軌之時則易作於國異政之時則難時同軌矣猶必君相注其意郡縣宣其力咨訪於下者無遺慮編摩於上者有實學然後可以稽古可以傳遠玆事浩博非經生學士所能獨辦自漢班孟堅志地理之後後魏酈道元注水經以來世無儔匹尚稱抵牾該洽事力僅能有此惟唐李吉甫志元和郡縣身為宰

相世號中葉其時尚可其位又稱比量他書粗有本末百或一失未暇盡備也本朝全盛之時記寰宇於樂史志九域於王存一則自出己意不假朝命一則依倣舊圖撮其大要或討論之不精或紀載之不備觀者歉然未為大典而歐陽忞輩乃欲以專門自許廣記其事志則良苦事力猶有限也觀書誦史如坐暗室東征西輳出門有礙儒者之恥也暮年脫迹吏事槩括舊聞始類韻為輿地綱目以備檢閱在目前稱謂則主乎嘉定其

陷沒州縣則號從中國詳於三代秦漢以前次及於魏晉分離之後日附而月益期以自淑而已名數繁多位置未暇簡冊有所未備足跡有所未履字畫豈無訛誤筆力豈無差舛以至凡例之不立稱謂之不同或詳或畧明知而故犯之方將考諸書而證同異著拾遺以助闕失會寶慶訪落録及耄謬京塵膠擾茲事已廢及請老得閒窘於藥㽞餘息如髮不復可以考正矣筆力所及僅能出初檢以示本意若乃國諱御名非不欲避處

以殷為商則盤庚失其都以朗為明則武陵失其郡古者臨文不諱之義或出諸此異時吾家子弟知吾本志求其細目之畧而能增廣之見天下一家請於博雅君子而是正之使後之立綱陳紀者有考焉似易為力或因其疏濶而遂譏之亦其所也

開禧德安守城録序

開禧兵釁既啟敵悉力闖諸郡時主諸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少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内地故經

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懦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予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夘之春敵戀戀無去志得縋者來言城中癘疫大作老且病者醢猫以侑食予聞之泣下曰人之愛猫近於愛子殺猫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年在位者不䘏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顧事力不暇及也以列郡無重兵身不當事任受圍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

强敵以俟水潦訖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圍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久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考其概矣每切憂之令監倉君示守城録一編纖悉具備列禦敵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衆上以安其親而下以刑于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有非文字之所盡者更在於守城録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讎大義謂簞食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

以圖全然而體統不明規模不定吳曦趙淳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廹諸賢以稱王人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敵已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宣司擁虛名於内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邺國事本末倒置之獘一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其事有守城録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予素善元父不但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為固識其受

敵事如録不繆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録矣以死自許卒得不死不幸而死元父無媿也顔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為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置生死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録外之意不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録中字茂遠監倉君名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東滙澤曹某序

送桂陽洪守序

德星聚翼軫映帶壽沙擲石廩而接天柱湘中部使者綮綮如元道州列諸郡最課未有先於桂水者大丞相益公為連帥重然諾未嘗自薦一郡乃獨曰桂水吾所敬吾其為上言之當是時南北好通上遣著廷近臣修問金國故事金國君臣迎見首訪紹興間忠宣洪公遺蹟下至當時使金國得還童隸悉欲知其後嗣安否著廷復命上咨嗟太息具問左右忠宣子七人自內相而

下令誰用者桂水使君之望徹於垂拱之聽久矣初壽
皇遴選二千石不間遠徼錫對殿廷問其所治雖五月
報政期年有成不肯為其人數易會金陵别乘還朝當
路剡上如雨擢長是郡垂裕後人上雅念忠宣公忠讜
桂水又有能聲顧二千石不久任非壽皇所以加惠千
里之意終更而圖特未晚耳今其還也青氈可復有也
上或問桂水利病將何以告歟地瘦其實白金不登民
無農桑又變而為兩税刀種火耕與槃民之族為伍束

濕一急潰池易波賦斂所入要不當與江淛為殿最吏道貴寬簡不貴苛細財用以制度不以浮侈推是心以往雖天下國家可均也豈獨湘中一壘已哉使君之行邦人誦而歌舞之固已明效大驗又能以其說進之君其與炙背食芹者遠矣其不敏敢書以告

送榷郎中守臨江序

今天子即位改元紹熙之二載司門郎榷公被命趣眂清江守印從壽皇聖帝之選也仰惟壽皇聖帝履九五

之位二十有八年朝廷無事四方寧謐士渾厚而成風
民富饒而知義負者歌行者樂熈熈侃侃相期於咸平
慶歴元祐之治推所從來是孰使之然哉聞諸先生長
者之談上以至仁覆天下不忍一夫不得其所每擇牧
守必錫對便殿論千里之政治反覆曲折必采其裕民
事以告於上或可施行亟俞其請間又遣部使者從而
咨訪之詔兩省侍從臺諫從而選舉之小則因任進職
大則予環騶用故其牧守多賢體上所以愛養天下之

意薰陶漸化使之二十八年不知兵而未已也脫屣萬乘將内禪於嗣聖猶諄諄乎以牧守為急於是司門公懷紱之命適此時而選其所以簡知必有異乎尋常者中原故家不振於東南也久矣士大夫狃於簪纓漫不知講學為何事幸而假途筆研足以均國家爵禄則如魚筌兔蹄忘棄之不暇司門公既登仕版益潛心典籍度嶺落南顧為葵軒先生機幕涵養自得雖未即盡所用於世然至於孝以悦其親整以治其家友愛以善其

族黨久要以得其鄉里非泛然乎以先聖為蘧廬者昔端明公崛起諸生慨然以國事為已任衡石輕重毀其家以安社稷不在其身則必有三槐王氏之報清江戍既至司門公方就道井井綱紀已足以聳其吏人之聽矣更數月奏上五事天子可其請有司得行其策部使者稱其能兩省侍從臺諫稱其賢斯亦大用之梯航也客或過湘中道問清江新政推其餘以告之見葵軒之門生弟子儻可以告秋七月庚午東滙澤曹某序

棲賢進士題名序

進士賜第而歸題姓名於貢院可以已矣又題於棲賢僧舍惟南康為然則前守黄秘書粹仲倡其端今守張著廷子究成其美思昔唐鴈塔題名之意有此舊事然錫燕江上題名塔下唐進士侈大君賜而已立身行已之本末見端緒今乃拜聖賢於白鹿齒長幼於行輩然後檻山以為高掬泉以為潔雖紛華盛麗萬不侔於曲江而雅趣素志似若無歉焉者既特書而又書之不為

贅也曩者止於録木今乃勒石曩者三歲當一易今欲

序其首而列書其後使異時之再至者易集而百世之

不墜者可考事至久而後精謀以衆而加詳非踈於昔

而當於今也始予序貢院題名固已抒其心曲凡累聖

設科之本意與父兄愛子弟之盛心班班可見矣今又

以桑梓遺老辭不獲命而書其概非曰能之或以為闕

焉則近有貢院之辭在嘉定癸未十月朔郡人曹某序

曾侍郎武城集序

士患志不立不患不逢時唐劉蕡對策太和中言言藥石自人主以下皆知其忠廹於勢不用而止於蕡無歉也漢賈誼為庸人所害壯年短折雖不至公卿猶能使人主躬行以移風俗史稱其未為不遇有所感而然歟曾鴻父侍郎發迹草茅中踰冠而對策天庭慨然立論謂人主以其身為羣臣士民之倡當以帝王之道為必可行以聖人之道為必可信以後世淺聞曲學之說為必不可法以美教化移風俗為已任而不徒從事於撐拄

支吾之術以剗除宿弊興起人心為急務而不敢少墮於因循茍且之意其論壯矣至於區處條目剖決是非審當今治勢而不為慕古之夸心示好諫本意而不為求賢之虛名明責任之方則宰相不親細務臺諫不按小吏行均節之法則人主之心必本於寡欲宮掖之費必關乎外庭吏員冗則當别能否民力窮則先裕州縣明公道以破依違兩可之論寛文法以作趨事赴公之心莫不深察乎人情熟識乎世變施之於今無不宜驗

之於古無不合用斯人而行斯政烏有不致治者哉選
擢亞魁謂其用可必也當權臣執國柄適與其歲月相
為終始由冊府而進則異議足以搖其迹秉邊障而去
則立法足以梲其行及夫弩末刀獘塵去鑑明攝代言
之筆進持槖之班演綸而忠賢神伏批敕而姦諛膽喪
獻可替否方勃勃乎其中明珠未剖梁木先壞矣視劉
蕡則其說已合較賈誼則其身已顯而見用稍稍可以
行其志者攝事鳳池纔五閱月耳真權起部旬有七日

耳疾病交於其中而執筆之日有限抱負奇偉志不得逞夫天未欲行其言也何其奪之暴也沒幾二十年有子繼其志裒所為文自廷對策而下凡輸忠於上者有奏議有表狀交游於士大夫吟咏其情性有書啟序記有古律詩而謚議講議外制策問之屬皆與焉合二十四卷為武城集若搜訪而未備者猶不翅也凡所為文誠足以覩其學而知其所行信其初而可以必其所就獨惜其對策之言磊磊落落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而不

得盡見於施為措置之間故於漢唐二子之事而有感焉鴻父曾姓諱漸建昌南城人寶慶乙酉陽月朔日東滙澤曹某序

蕭公直諒集序

祭酒蕭公乾道間論宰臣甚力而宰臣反欲薦公或以為兩賢非也公對仗再疏已得旨納副本宰臣出關待罪已經夕不再召既事關兩宮勢不容並立雖除職公節猶御筆親改訓詞有正人去國豈朕所欲之語宰臣

强顏竊位覬上風旨謬稱公以自固豈復有薦賢雅意
其後召公賜對深嘉屢嘆所謂思卿直諒與直諒不衰
者至再不已可以觀當時君臣之際矣公之文集三十
卷而論疏居其三詩文散逸之餘會萃未定顧立朝大
節不可以不早傳况其没也已四十餘載矣其廉靜易
直見於晦翁朱公之記其忠樸直上見於麗澤吕公之
詩而樸茂不妄語則又南軒張公所以告雷卿朝宗者
如此皆足以名其集獨直諒二字則阜陵所以面賜之

者不可隱也敢掇取二字以名其集俾後之事君者有所勉焉其他姓氏之源流出處之顛末則平園周公所以誌其墓者在嘉定已夘二月朔旦壻東滙澤曹某序

黄西坡文集序

西坡先生立朝不至郎曹外庸不過持節容臺議禮則有力褫氣蠲租浙右則朝論變色罷歸里第而倡為黨論者於此時立馬其人物關世道消長當如何哉晚年卜居廬山下日對五老九疊用不汲汲不用不戚戚後

學晚進皆得而師承之有疑義則拜書考亭以取决焉人徒見霜降水落之詩如此不知其少且壯也選於鄉而升於學出必與勝己者語入必與若口處切磋於經籍章句之精微而泛濫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蘊奥發而為文各究其體見於行事各得其當由博而入於約有萬而歸於一然後取證於儒宗真積於日用故其講明也易而持守也固非泛然傳口耳竊近似之比也士大夫起書生當職任有一節可稱如西坡之蠲租議

禮亦每每間見而時論之消長不與焉若至於晚節末路醖藉於師友之間而終始乎義理之正則斯世之生斯人也不數數矣讀其文而知其學於世道有感焉列在諸甥不敢以私言也本本原原則勉齋黃直卿已叙其事矣僕贅辭以附其後嘉定庚辰十月旦日曹某謹書於湖莊所性堂

謄録監生臣吳壽康

謄録監生臣張曾墫